



船王舍家毁业 沉船阻敌报国

陈乾康

记忆中的抗战 征文

我的父亲陈顺通先生乃一介平民,抗战爆发后,他把仅剩的2艘轮船都自沉航道,以阻止日寇的进攻。父亲于1949年11月14日在上海寓所病逝时,我虽然只有14周岁,但每当忆及父亲在抗战中的爱国之举,我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起,泪洒双襟。

1930年,父亲在上海创立独资的中威轮船公司,到抗战爆发前,我父亲所经营的航运业已经是如日中天,成为中国一代船王,中威轮船公司吨位拥有量在中国各大轮船公司的排行名列前茅,成为当时四大轮船公司之一。

“源长轮”自沉江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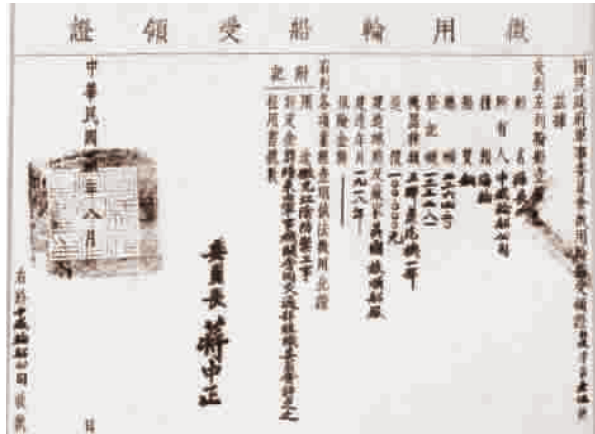
抗战爆发后,当时的中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一项战时特别措施:封锁全国的重要江海口。即为实施江阴要塞、黄埔口、闽江口、宁波镇海、海州、珠江口以及马当一带封锁阻塞工事,而征用吨位较大的船舶,将它们沉没于上述重要的船道上,以防止日本海军的进攻。

此时,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“顺丰轮”、“新太平轮”在抗战前已租借给了日本公司,抗战开始后,日方就以种种理由不继续履行租船合约。父亲陈顺通先生实际掌控的轮船只剩下了“源长轮(3360吨)”和“太平轮(3550吨)”,即便如此,我父亲还是将他所剩的仅有2艘轮船交由政府征用,用于抗战。

1937年8月,日寇的铁蹄侵犯到上海、南京一线,并且狂言要在3个月内亡我中国,为防止日



“源长轮”征用证
一代船王陈顺通先生



陈乾康提供

本舰队溯江西进攻南京,在此民族国家存亡危难之际,“源长轮”于8月12日,同其它20多艘船舶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要塞。大量的沉船、石料在长江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阻塞线,日本舰艇无法越雷池半步,只好派飞机对江阴要塞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轰炸。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江西上的企图,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,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、工矿企业的安全转移,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“太平轮”自沉家乡

随着我国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,宁波镇海口的战略位置显得越发突出:它成了抗战时期中国主要的海上对外通道,许多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由英法控制上海租界下船运至镇海口,再驳到小船上,然后通过陆路进入金华等地,再运送到抗战前线。

1938年年初的一天,“太平轮”悄悄停靠到了镇海码头,它负

有一个重要的使命:在必要时立即自沉于甬江出海口的主航道。

1939年6月,为登陆镇海做准备的日军,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轰炸。从6月23日至6月25日的三天里,日军飞机连续出动了51架次,投弹300余枚,给镇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镇海一带的防卫任务立即紧张起来。

6月27日,“太平轮”的船长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:第一封电报是将“太平轮”沉没的指令。另一封电报是我父亲从上海发来的,要求船长在沉船时挂好国旗,同时务必将“太平轮”的船首指向他的家乡方向。在“太平轮”上还有十多吨用来压舱的食盐。在接到通知后,冠英庄的乡亲们摇着船推着车赶来了,将船上的生活用品和盐全部运走。

6月28日晚上约8点,“太平轮”在夜色中启航了,由于缺少了压舱物,它的吃水很浅,行驶起来似乎有点不稳。镇海城里的许多百姓都赶到了码头默默地为“太平轮”送行。“太平轮”绕了一个

圈,慢慢地开到了甬江口主航道上,然后将它的船首徐徐指向了南方,对着的正是父亲的故乡。甬江水拍击着“太平轮”巨大的身躯,似乎在给它作着最后的安慰。燥热的江风下,国旗在呼呼地飘扬,接着,汽笛拉响了。接应船员的小艇开了过来,船长带人离开了“太平轮”,登上了小艇。沉船命令下达。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,一股浓烟冒出,“太平轮”像一个醉汉般地摇晃了一下,然后开始慢慢下沉。当时的报道记载说:“在许多人的眷恋里,在许多人的悲叹里,在许多人的忿恨里,太平轮终于沉下去了。”清晨时分,在镇海口,人们看到了露出水面的太平轮的烟囱,当潮水退下去时,太平轮的小半个身子露了出来。

严词拒绝日伪劝降

此时,在上海的寓所里,我父亲和我母亲戴芸香女士等都呆呆地坐在一起,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悲伤的泪水。自沉轮船等于自己毁掉了自己的经营业务,抗战爆

发后,即使有再多的钱,也没有办法从国外订到船舶,沉掉一艘,就是少了一艘,这个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我祖母为家族忧心忡忡,不久便与世长辞。我母亲虽然目不识丁,但她也会时常向儿孙们念道:“我家是伤在日本人手里。”

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后,上海华界沦陷。不久,日本方面就开始物色人选充当其傀儡。日伪劝降虞洽卿不成,便打起了我父亲陈顺通的主意。一方面,我父亲能说日语,另一方面,战前同日本航运界、商界都有往来。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官员曾多次登门找我父亲陈顺通,要他与日本合作主持上海的航运业,但每次都被我父亲顶回去。

我父亲也多次对我母亲说,目前国家民族危难之时,我作为一名中国人,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国,其次要无愧于自己的先辈,最后就是要让我的子孙后代能抬起头来做人。如果有一天,我外出不能回来,其他没有什么事情,就是不肯为日本人做事而遭不测。父亲的这些话也成为我教育儿孙们的家训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听到这一消息,我父亲激动万分地对家人说了一句话:“天终于亮了。”抗战胜利后,父亲陈顺通先生的义举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表彰,获得抗日战争二等功勋,并担任对日索赔委员会委员等职务。

在我父亲的身上,我深深体会到: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,倾巢之下,岂有完卵。国强则民安,国强则民不遭外人欺,国强则民富。



黄殿君 吉林靖宇人(1923-)。东北抗日联军第2师战士,曾任杨靖宇的传令兵

我是13岁参加东北红军,当传令兵。当时叫红军。1936年杨靖宇改编东北抗日联军,这以后我们就是在一起天天作战。杨靖宇长得挺高个子,身材挺魁梧,挺有精神的,在战斗布置方面很有脑瓜。

军长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的时候,他编一个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。我唱给你听:

“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,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。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,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。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,官兵和士兵待遇都是平等;铁一般的军纪军纪都要服从,锻炼成无敌的铁军……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,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。冲锋呀,我们的第一路军!冲锋呀,我们的第一路军!”

口述 抗战史



东北抗联战士

图TP

抗日联军的根据地都是原始森林,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头跟日本人打游击。冬天都是半身(厚)的雪。我们砍点松枝铺在地上,就躺在雪里面睡觉,(冻了)拢堆火。冬天惯常三天两天挨饿,有的时候都饿六七天,就在那个情况下,战士都是宁死不屈,跟敌人坚决斗争到底,南征北战的,渴了抓口雪吃,饿了实在没办法吃点树皮子,挖点草根,最困难的时候都吃过棉花套。吃棉花得蘸着水吃,不蘸水咽不下去,在这个情况下,战士们和军长吧,都是一点不屈服,只要有一口

气就跟敌人坚决打到底。

打仗是没少打,在吉林县军长布置在大蚊子沟(今吉林省集安县)伏击了32团(日满军),这一个团整个给消灭了。我们就在大道两旁埋伏,敌人在大道上走,山顶上指挥枪一响底下就冲锋,我们平常作战都是一发子弹就得中一个敌人,就得那样,我们子弹太困难。子弹少,就从敌人那儿夺,一消灭他,我们得一部分子弹,就能打几个月。在吉林县长冈还缴一个团,都是伪满军。那都是军长布置指挥打的,两仗就消灭

差不多2000来人,枪支得到了,以后(部队)能武装起来。

在回头沟子(音)也打了一仗,早晨8点钟就打响,我们有500来人,3000多日满军把我们包围了,其中鬼子好像是1000多人。我们冲杀了一天,下午7点多钟吧才结束战斗。我们牺牲200多个,足足打了一天。(冲出去的路上)我们还抢下来一挺轻机枪,光俘虏的敌人能有一百多。俘虏那个时候不杀,战斗完后放了,“你回去你再别当亡国奴了”,一个俘虏给8块钱。

有一次我们在湾沟,七天没吃饭,战士都走不动了,精疲力竭。怎么办?大伙都是异口同声的,说宁可战死,也不能饿死,今天得打湾沟部落。那天下午,离湾沟部落还有五里地,五里地我们走了6个小时,饿得都走不动了。就那样,一到部落那里,战士眼睛都瞪起来了,就打进去了,打进去把粮食抢出来。出了那个屯就两天,敌人就跟上来了,打了一天,当时吃饱饭了更有精神了,奋勇向前,跟敌人这么坚决战斗到底。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40年,

杨靖宇将军在靖宇县,那个时候叫蒙江县,后来就改为了靖宇县,离靖宇(县)18里地。那就跟敌人作战八九天了,最后敌人包围了,咱们都打散了,就剩他自己了,敌人叫他缴枪投降,“投降,保证给你官做”,杨靖宇将军说,好吧,你们上来吧,敌人一上来,他一顿枪给打死了不少,敌人一看他宁死不投降,集中火力扫射,把军长打牺牲了,就是宁死都不屈服。

他死三天以后,日本人用飞机在老山林里头撒报纸。我们捡那个报一看,那个报纸上照着军长的相,上面写:你们军长牺牲了,你们已经不行了,被我们消灭了,赶快投降吧。一看是他,才知道军长牺牲了,也就没有希望了。我们那个时候打算去找金日成,金日成是第三师师长。

军长牺牲以后,就全军覆没了,那年冬天80%的战士都战死了,好像3000多人。就是宁死也不当亡国奴。我头上有块疤,就是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留下的。(根据杨克林、孙金媛1995年3月1日吉林省靖宇县龙泉镇采访录音整理)